

后现代主义观照下的心理语言学

陈艳龙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现代心理语言学建立在科学实证主义的基础之上,由于对形式主义科学方法的迷恋而越来越为学界诟病。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呼唤人们对心理语言学进行重新定位和思考。现代主义心理语言学由于其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而影响了其解释力和学科发展,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已经是势在必然。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之下,心理语言学的理论来源、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有了新的内容。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心理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2)01-0067-04

发轫于西欧人本主义和英美科学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方法。后现代主义对客观、进步、科学、理性、统一、绝对、经验等普适的概念持批判态度。随着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和文化进入后现代时期,知识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科学知识已经成为一种话语形式,过去数十年先进的科学与技术都与语言密切相关:语音学、语言学理论、通讯和控制论、代数和信息学的现代理论、计算机及计算机语言、机器翻译、信息储存和资料库、远程信息处理、人工智能终端等(Lyotard 1984)^[1]。知识本质的改变促使各个学科重新审视自己在后现代主义下的身份定义。作为致力于从心理角度进行语言研究的心理语言学在承继现代主义研究传统的同时,将不再依赖学术研究的单一观点——尤其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将在理论来源、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等方面批判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真正显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特质。

一、现代主义心理语言学的内在缺陷

现代心理语言学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初至50年代的行为主义心理语言观,坚持通过环境的变化、模拟、强化和惩罚来解释话语行为的立场,统治了20世纪上半叶

语言研究的整个阶段,其中尤以Skinner的语言行为理论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且仍在发展的认知主义的语言观,其标志是Chomsky批判并终结行为主义的语言观,力主心理学研究应该融入语言学理论,并坚持先天语言机制是解释儿童语言习得的必然(Carroll 2008)^{[2][15]}。无论是行为主义还是认知主义的心理语言学都致力于通过严格、精确的实验方法去验证语言理解、产生、习得的假设。这种从形式主义分析与实证主义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现代主义心理语言学由于追求纯粹描写的理论解释力,强调学科的“纯洁性”和“科学性”(许力生 2008)^[3],把语言研究人为限定在所谓的“核心部分”,排斥语言主体及社会文化因素。

现代心理语言学这种极端科学主义的做法一方面有损研究成果的解释力,因为由实验获得的结论囿于情境的限制并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另外一方面也限制了学科自身的发展,因为语言的内在和外在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片面强调任何一面都是不正确的。正如季国清的文章标题所呼吁的那样,国内学界有必要走出“结构主义”的桎梏,主动接受作为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及思辨方法的后现代主义,从而拓展研究内容、转变研究思路与融合多样方法^[4]。通过重新弥合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反思批评主客

收稿日期:2011-11-15

作者简介:陈艳龙(1976-),男,江苏盐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阅读与写作。

体分离的实证和所谓“科学主义”的方法,重拾“人性与社会性”。

二、后现代主义语言心理学的理论来源

从理论来源讲,传统心理语言学受到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认知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是影响最早的理论思潮,强调对思维过程进行分解,并用内省的方法来理解意识的基本要素。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影响最突出的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Saussure,他就强调对语言系统而非语言的使用进行研究。他把语言符号分成说话者言说或想到的词汇——能指(signifier)和代表词汇意义或概念的所指(signified)。

结构主义诞生不久,功能主义出现了,其发起人是美国心理学家 James。功能主义的研究立足于语言 and 思想的使用,而非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语言的功能在于其有用性,这样功能主义就可以在语言学习和阅读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如: Huey 提出了功能主义的新阅读理论,并设计使用速视仪(tachistoscope)来测量实验对象的反应时间,从而确定阅读材料的难度或复杂度^[5]。

20 世纪初,行为主义理论开始在心理领域逐渐发力。行为主义拒绝一切心理建构,如:思维、思想、意识、意象,致力于使用所有的科学方法将心理学发展成一门纯粹的实验科学。著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如 Watson 和 Skinner 都强调心理学应该基于可观察的行为,而不是心理建构;这也是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思潮的分歧所在。结构主义的失败可归咎于对内省的依赖,因为主观的反思是无法证实的。

20 世纪 50 年代,吸收了语言学、心理生物学、人工智能、心理学、神经科学等理论方法的新理论思潮——认知主义诞生了。认知主义科学主要研究人们如何感知、组织、记忆和使用信息。认知主义采取实证主义的方法,相信心理可以通过实验、测量等科学方法得到解释,个体的心智功能的组成(认知结构)可以得到识别和理解。其代表有 Piaget 的认知发展理论。就其实质而言,认知主义其实是心理功能的信息加工论,其所有假设都来源于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流派。因为缺乏足够的论证,认知主义饱受批评,尤其实证主义的坍塌更使其失去了方法论的支撑。

以上理论虽然曾经并且仍在深深影响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但是新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在这

门学科中已经日益彰显。首先,心理语言学从理论来源上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向语言学转向的思潮的影响。福柯在使用“后尼采主义”权力理论分析精神病、疾病、犯罪及性行为时发现它们都与人的语言(话语)有关,而话语权总是离不开权力;拉康的语言游戏论结合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反对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话语主体之间的对话并非双方思想的交流而是按照语言规则进行“能指交换”;巴爾特的文本主义理论赋予读者在文本阐释方面以彻底的自主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反对语言中心主义提倡对文本进行批评性的阅读。此外,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各种新的理论逐渐出现并挑战如日中天的认知主义及其把心智、意识描述成计算过程的思想。这些新理论收到现象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具体的如:情境认知理论(situated cognition)、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分布认知理论(distributed cognition)、动态主义(dynamicism)、体验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等。一方面从事人工生命研究的学者如 Brooks(1991)设计出了认知的非认知主义模型,另一方面,许多从事认知研究的心理学家不再把认知过程等同于计算和信息加工过程。

三、后现代主义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现代心理语言学建立在对规律和原则可归纳性的基础之上,它通过实证的方法追寻真理,推动学科的进步。主要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实验研究 and 非实验研究(包括:观察、调查、相关分析和个案研究)(李荣宝 2002)^[6];也可以根据语言加工过程分为在线方法(关注语言加工的实时发生)(on-line technique)和线下方法(关注语言的加工结果)(off-line technique)(Garrod 2006)^[7]。还可以根据被测量的变量的特征分为行为方法:如在口语理解中的使用的交叉模式启动法(Cross-modal Priming)、开启技术(Gating)、视追踪技术(Eyetracking);书面语理解中的自定速阅读(Self-paced Reading)、快速系列视觉呈现技术(Rapid Serial Visual Presentation);话语错误分析(Speech Error Analysis)、图片命名(Picture Naming);参照交流任务(Referential Communication Task)。另外就是神经生理学方法:事件相关电位(ERP)、正电子层描技术(PET)、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脑磁图描记术(MEG)。

后现代心理语言学注重反思性批判研究,不再单纯将方法置于学科中心,不再迷恋通过科学知识的累进而获得进步的观念。在科学哲学体系内,Kuhn(1970)曾中肯地指出科学的进步并非只依靠知识的累加而得以实现,更多的是通过研究范式的转变^[8]。科学实验本身也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开展的特殊的社会实践,其结果也只有参照其发生的、制度化的、程序化的语境才能寻得合理的解释。事实上,科学方法的中立特性也不是无懈可击;科学真理本身也只有作为文本的一部分才能得到诠释。正如 Gergen(1992)所认为的那样,因为语言引导着解释的形成,由此也会建构一系列假定性的内容^[9]。在语言之外,永远做不到对“事实如此”做出真实的和精确的描述。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心理语言学将语言视为研究的形式客体,后现代心理语言学将之视为对交际功能的研究,因此多元的方法论取代了单一的实证方法论。多元主义方法论使得心理语言学研究不再囿于崇尚普适性、精确性、科学性的方法,开始借鉴吸收社会心理学、话语分析、社会学、社会符号学、文本理论、文学批评、权力关系、人类学、女权主义等学科和思潮的方法。Forrester(1996)认为由于心理语言学受到众多学科和思潮的影响,要想为其研究方法提供一个总体的理论框架越来越难^[10]。

四、后现代主义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主题

心理语言学源于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结合各自学科的专长来研究语言学家所描述的语言系统在说话者大脑中的心理现实性。早期心理语言学家的任务之一,正如 Gleason(2009)所言:就是要证明语言学的描述和说话者的真实行为吻合^[11]。桂世春(2000)指出心理语言学以语言习得和使用的心理过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12]。现代心理语言学的另一目标就是建立语言功能的理论模型。心理语言学家认为熟练的语言使用者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加工系统。心理语言学研究词汇意义、句子意义、以及语篇意义在大脑中怎样计算和表征,研究复杂词汇及句子如何构成言词,研究在听力和阅读时言语如何分解成各个成分。简言之,心理语言学就是寻求对语言如何实现过程的理解。然而,任何企图对理论的心理现实性进行研究的想法都会遭到质疑,Chomsky 自己就拒绝了对心理现实性的有效性的认同(Kurcz:1996)。

语言功能的理论模型虽然都有助于对语言功能的理解和诠释,但都缺乏充分的验证和说服力^[13]。

现代心理语言学家受普遍语法与模块理论的影响,放弃了语言和思维存在密切关系的看法,不再坚持认为语言和思维或语言和认知之间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语言是人类心智的具体模块、器官、功能,思维也是如此。这些功能之间关系的实现是在更高的心理功能层次之上,在模块层次之外。心理语言学家曾对语言能力的具体特征特别感兴趣,并认为这是普遍语法的生物学天赋。普遍语法也存在很大局限性:首先是它关注句法而非词汇层面;其次是语言的交际功能对于语言使用也有具体要求。然而,心理语言学对于非洲和亚洲一些后殖民地国家所遭遇的因本族语缺乏科学词汇,而不得不借助欧洲语言进行教育的现象视而不见,因为普遍语法并没有预测到这一点。另一方面,语言功能的交际或语用层面也不应并忽视。从话语分析角度,剖析语言和思想/信仰/观念之间的关系成了心理语言学的有效方法。

Garnham et al. (2006)认为将来心理语言学的发展要关注两大问题^[14]。一是主体语言的使用范围。现代语言学只关注独白的语言环境。但是,最自然和基本的语言使用是对话,这是任何具备口语能力的人都可以进行的最重要的技能;阅读、写作、有准备的发言甚至倾听都是学习的结果,不是普遍的和最基本的。因此,将来的心理语言学应该为自然对话中所采用的基本语言加工机制提供解释。二是和传统的阅读理解有关,和心理语言学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合理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阅读的语篇的复杂性有关。两者都要认真对待心理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加工和语言使用范围之间的关系。

总之,后现代主义心理语言学在对语言产生、理解、习得的过程、截然不同的语言过程之间的联系、脑损伤者的语言研究等现代心理语言学的话题保持继续关注的同时,将更多地把触角伸向跨文化的语言研究、跨语言的言语研究、社会角度的语言研究,以及联结主义和认知神经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对语言的应用研究等方面和领域。通过主动接受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吸收神经生理学等新的理论,心理语言学将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范围。同时从研究方法上,由于心理语言学注重多学科、跨学科的特质,其必将融合不同的视角、多元的方法来开展语言研究。从而这门学

科也将最终得以超越现代主义心理语言学形式主义的局限,转向对内容、对社会性的关注。对现代心理语言学的反思和对后现代心理语言学的引入,将为最终揭示语言的真实心理机制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 [1] Lyotard J 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J].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1984(10): 3-4.
- [2] Carroll D W. Psychology of language[M]. Chicago: Thomson Learning, Inc. 2008: 15.
- [3] 许力生. 从现代语言学走向后现代语言学[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8(5): 163-165.
- [4] 季国清. 语言研究的后现代化迫在眉睫[J]. 外语学刊, 1999(1): 9-12.
- [5] Huey E B. The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of reading[J].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8: 30.
- [6] 李荣宝. 双语语义表征及其通达机制[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8.
- [7] Garrod S.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Methods[J].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6(1): 251-257.
- [8]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10.
- [9] Gergen K J. Toward a postmodern psychology[A]. In S. Kvale (Ed.), Psychology and postmodernism[C]. London: Sage, 1992: 22-37.
- [10] Forrester M A. Psychology of languag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15.
- [11] Gleason J B, Ratner N B. (Eds.)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7th Edition[A]. Boston: Pearson/Allyn & Bacon, 2009: 27.
- [12] 桂世春. 新编心理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
- [13] Kurcz I. Psycholinguistic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A]. W. J. M. Levelt (Ed.). Advanced Psycholinguistics: A Bresanone Retrospective for Giovanni B. Flores d'Arcais. Nijmegen: MPI. , 1996: 18-20.
- [14] Garnham. Observation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psycholinguistics[A]. M. G. Gaskell(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8-9.

Psycholinguistics in Post - modernism

CHEN Yan-l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e obsession of traditional psycholinguistics in the so-called scientific method of formalism and its positivist foundation has triggered increasing condemnation from the academia.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chool of post-modern thought call for people's re-definition of and reflection upon the discipline. However, the intrinsic deficiencies of modern psycholinguistics affect its accountability and further growth. It is inevitable for psycholinguistics to integrate post-modern methodolog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post-modernism, psycholinguistics will obtain fresh source theorie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mes.

Keywords: post-modernism; psycholinguistics

(责任编辑: 李开玲)